

人物传记

《罗伯斯小传》

第九章 个人的性格问题

若我们翻阅不同的属灵伟人的历史，会发现他们的性格各异，不尽相同。他们的功用不同，他们在不同的地方。不同的时代、不同的岗位上被神使用。

在威尔斯复兴运动发生头几个月，罗伯斯大受称赞，这也就成为他的试探。

罗伯斯生来高大、纤长、强壮有力，并有健康的肤色。他的眼神柔和，笑容可掬。由于他天性谦虚，毫不矫揉造作，因此各地教会领袖们和新闻刊物万口同声，称赞他是一位透明的人。

从各方面看来，他是绝对如童贞般的纯洁，许多年轻貌美的姐妹很喜乐和他一起服事，但他总是小心翼翼，与她们保持一定的距离，并且随身带着自己的妹妹。他当那些姐妹——包括献诗的女歌唱家们——如同自己的妹妹。

在比较成熟的长辈面前，他明显地失去自信，他更是厌恶那些官场习气浓厚的委员会。每当聚会结束后，他就引身退出，不再参加小组讨论，也没有去作跟进、辅导、陪谈等工作。

罗伯斯对新闻从业员敬而远之；至于那些论千计的信件，他悉数交给秘书们处理。他躲避摄影记者的镜头，只是有时实在避无可避，才勉强被人拍照。

当罗伯斯和青年弟兄们相处的时候，他知道骄傲是每一个人的难处，这难处包括罗伯斯自己。他这样作见证说：

“撒但经常这样对我说，你有没有听到一位大名鼎鼎的罗伯斯，以及这位罗伯斯在某某地方某某时候所作的轰天动地的事？撒但注入这些话语进入我的心思，是要试探我，要引诱我骄傲，要我沾沾自喜，要我窃取神的荣耀。”

当复兴运动达到巅峰时，成千上百的人公开宣称，神膏抹了这个年青人罗伯斯，同时给他非凡的恩赐和超然的能力。对此危险讯号，罗伯斯确曾提出抗议，他在《史密斯周刊》(Smith's Weekly)上写道：

“我不是这个复兴运动的源头。在这无数的人中，我只是一个卑贱的器皿……并不是我这个人能感动人的心和改变人的生命。不是我，乃是在我里面的基督的生命的流露。”

“作为生命的管道，我深知所有工作的果效，并非来自我天然的能力和我天然的赋性。我在这里作见证说，一切都是圣灵的工作，一切荣耀都该归给神。”

罗伯斯后来进一步解释：“出乎我自己，我没有什么可供应他们。他们必须仰赖祂，唯有祂能供应他们的需要。当你走到玻璃窗时，你的目的不应是看玻璃，而是透过玻璃，看到那远方的景色。照样地，你们可以透过我，看到基督。”

罗伯斯自己深知，他需要活出基督的谦卑，来防备他心的深处，滋长出秘密的骄傲来。

美国著名的布道家叨雷（Reuben A. Torrey）知道罗伯斯最大的危机，来自可能滋生的秘密骄傲。在他写给罗伯斯的信中，他首先感谢神兴起一个新的器皿罗伯斯，不过在信的末了加了一段警告的话：

“我一直为你祷告，仰望神保守你，让你以单纯的心相信祂和顺服祂，让你走在神所引领的路上，而非群众怂恿你所走的路上，但愿神保守你谦卑。我们很容易变得高傲；尤其当神使用我们，作为祂输送能力的管道。我们很容易认为自己与众不同。当我们自以为高人一等，神就会把我们摆在一边……但愿神保守你谦卑，好让圣灵的能力更多地充满你。我希望有一天我能有机会与你相晤。”

从《叨雷小传》，我们已经读到叨雷这位属灵伟人如何被神使用；从这封信我们读出叨雷有敏锐的属灵的洞察力，他早已看出原来谦逊的罗伯斯最危险的属灵危机——隐藏的骄傲。罗伯斯从谦卑转为骄傲，从低调的角色转为主导的角色，甚至咄咄逼人，其转变的过程发生在一九〇五年一月至三月之间。首先，罗伯斯天性敏感；童年后又产生自卑感。他从来没有忘记，他是一个不合格的传道人。他只在纽加塞耳埃林传道人学校读过六星期，而他出来公开讲道不过才一两年。他的自我意识非常强烈，尤其是在威尔斯之外的英语地区——例如利物浦（Liverpool）。

当罗伯斯讲道的时候，他心底里总是觉得，那些从神学院学成回来的牧师们，对他的不正统的姿态，以及来回走动，边走边说的讲道法，采取一种藐视的和贬抑的态度。当有人询问他一些比较有深度的问题时，这些人不一定全是恶意的；他往往感到为难，甚至拒绝作答，以致整个聚会气氛转趋恶劣。

罗达谷的长老会牧师大卫腓力斯（David M. Phillips），亦即是一九〇七年出版的第一本罗伯斯传的作者，曾直认不讳罗伯斯的弱点。当诘问者的问题较为艰深和复杂时，罗伯斯受到学识的限制，实在不够程度去作答。

另一点，由于罗伯斯涉世不深，生来正派，具有基督的美德；当环绕着他的牧师们和长执们在复兴中承认他们秘密的罪和虚伪时；罗伯斯愕然大惊，继而愤怒，对这些宗教领袖们的伪君子作风无法忍受。罗伯斯这种反应和大复兴的宗旨背道而驰。当人们真心认罪时，基督的血已经洁净他们，同时主也赦免了他们，使他们得着了赦罪的平安和喜乐。世界上既没有一个完全人，谁又有资格继续定罪那些回头的浪子呢？当神的仆人不够仁慈时，当神的仆人不能体恤、安慰、挽回受伤的信徒时，他的内心已经有了隐藏的骄傲。